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六一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61).....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02)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 (S/7907)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910).....	1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 (S/796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六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五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汉斯·塔博尔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61)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5.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题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从其侵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及叙利亚的领土撤出”(S/7967)

1. **主席：**按照安理会先前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约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黎巴嫩、伊拉克、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突尼斯、利比亚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基德朗先生(以色列)，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G.J.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和M.H.法拉先生(约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S.钱马斯先生(黎巴嫩)，K.哈拉夫先生(伊拉克)，A.T.本希马先生(摩洛哥)，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R.拉希德先生(科威特)，M.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W.布里先生(利比亚)和A.夏希先生(巴基斯坦)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四个项目。在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阿根廷代表，据我所知，他要介绍载于文件S/7968/Rev.2中的三国决议草案。现在请他发言。

3. **鲁达先生**(阿根廷)：安全理事会固然是主要处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的纯政治性机构，但不能因此忽视在交战地区由于武装冲突而留下创伤这一悲惨现实。我国代表团跟巴西与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一起，并代表他们共同提出载于文件S/7968/Rev.2中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要求安全理事会建议有关政府严格遵守战时人道主义原则。从安全理事会已有的许多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决议草案反映了所有代表团的普遍关注。

4. 自古以来，在对基于尊重人而产生的原则赋予法律形式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上述这些道义责任是这一进展的产物，是悠久传统的产物。现在我们提出这些责任，请当事各方予以注意。

5. 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因战争而在人身和财产方面受到损害的和平居民的命运深表关切。对于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必须保证他们享有最低标准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的家庭及其居住权，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活动，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都必须受到保护。尤其是，他们绝不应在肉体上或精神上受到压制。

6. 我们的决议草案明确地向以色列政府发出这个呼吁，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主要是该政府要对贯彻这些人道主义的原则负责。我们认为中东的教训是惨痛的教训；正如在这里常说起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产生的，即听任无数难民处于流离失所、无遮无盖的境地。约旦代表团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它对这种情况的忧虑，其他许多代表团也在安理会中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借以避免目前情况的重新出现，至少避免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我们希望，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那些受战争影响的人们将不必再因为战争而受苦受难。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对以色列代表昨天的发言特别感兴趣。他说：“可是，以后已经有大批人从东岸返回西岸，而以色列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挡。”〔第一三五

八次会议，第224段。〕我国政府希望，这一政策将继续保持下去，逃过约旦河的人们能重返他们的家园。

7. 同样的人道主义考虑也适用于战俘的待遇。我们大家都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了纯法律问题外，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中所包含的原则可以适用于当事各方。在与其他两国共同提出这个提案时，我国代表团遵循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传统，即随时准备捍卫人道主义的事业。而且，我国代表团（同时也代表其他两个提案国发言）愿意通知安理会，我们接受马里代表在今天上午会议中提出的修正案，按照我们的理解，它的大意是，必须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增加第3段。这一段法文原文的英文译文如下：

“3. 请求秘书长密切注意这项决议的执行，并就此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8. **凯塔先生**(马里)：我国代表团十分感谢决议草案的三个提案国对于我们提出的修正案所表示的谅解。我只想请阿根廷代表注意一个也许是翻译上的错误。在我今天上午〔第一三六〇次会议〕提出的修正案中，“执行”这个词的前面有一个形容词“有效的”。我认为还是保留这样的措词为好。

9. 现在我愿意将我的修正案的原文按照我今天上午提出的样子复述一遍：

“请求秘书长密切注意这项决议的有效的执行，并就此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10. **鲁达先生**(阿根廷)：真不幸，我的英语程度不够好，无法将法文的案文准确地译成英文。如果案文是西班牙文的话，那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案文是非正式地由秘书处替我翻译的，在译文中“有效的”这个词被删掉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这个词在英文中不需要译。

11. 我建议，马里代表用法文正式地提出他的提案，我们委托秘书处以后提供一个正确的译文本，¹无论如何，我们接受马里代表原来提出的法文案文。

¹经过修正的决议草案全文后来作为文件S/7968/Rev.3散发。

12. **主席**：我已接到通知，马里代表接受阿根廷代表的建议。

13. 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印度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4.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过去几天我们在本安理会上谈到了在中东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各个方面。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种局面，即战争的局势虽然已经得到控制，但局势仍然十分紧张，和平还没有恢复。虽然安理会坚持停火，并且终于使停火生效，但是还没有下令撤出部队。结果一支入侵的部队就得以肆意控制按理是属于受侵略国家的大片大片土地和大量的居民。

15. 这种不幸的局面使得被占领区居民的人道主义待遇问题居于突出的地位，约旦的代表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第一三五五次会议以及以后的会议上都曾用沉痛的言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联合国、保加利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日本和美国等国代表所发表的富有同情心的意见，并表示赞赏。我自己在六月九日第一三五二次会议上只简单地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甚至在那时候就大胆地希望，停火之后马上就会撤出部队。我们之所以敢于如此乐观，是因为我们过去相信，现在继续相信，不仅是一两个大国，而是所有的大国，都把坚持撤出部队作为自己严肃的责任。

16. 很不幸，事情并非如此，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刚刚由我的同事和朋友阿根廷代表以如此动人的言词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7968/Rev.2〕。我们应当为这项倡议向我们的巴西、阿根廷和埃塞俄比亚的同事们致以敬意，因为只要安全理事会一天不采取行动，或是一天不给那个占据大片别国领土、控制大批别人土地上的公民的政府定下必须执行的行动方针，那一天就会带来新的令人深感不安的消息。这些消息详尽地描绘了被切断去路的平民和部队所遭受的严峻苦难的情景。世界各地报刊——包括那些最近对阿拉伯并不能算是友好的国家的报刊——所刊登的采访通讯，都报道了不幸的阿拉伯平民和战士在西奈沙漠之中徘徊流浪、断水缺粮、无以为生的情形。此外还报道说，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其他约旦城镇的居

民——平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已经被逐出了家园。

17. 我们的秘书长吴丹对和平和人道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他已经迅速采取行动，于六月十三日给以色列常驻代表的信，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他自己的建议〔见S/7930/Add.6,第5段〕。

18.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目前这份决议草案是一条必要的行动准绳，它提醒以色列当局要按人道办事。摆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份决议草案，关切地体现了人类的良知对这种彰明较著的战争恶果所表示的憎恶。在战争中，血肉是廉价的，但是我们必须以我们共同的人道名义，来敦促、呼吁、恳求给予战争的受害者以人道待遇，保障他们的安全和福利。

19.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印度代表刚才谈到我曾经提过现在就需要开始踏上漫长的征途，来医治战区无数男女所遭受的严重的战争创伤。加拿大欢迎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所提出的倡议，把它看成是一项紧急而又必要的人道主义措施，这将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发生军事行动地区的平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上面。

20. 上周加拿大外交部长马丁先生在加拿大众议院发言时，曾着重地指出，处理流离失所的家庭和平民的重大问题，是包括主要牵涉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集体责任。在这一方面，我想清楚地表明，我们对成千上万苦难人民所表示的直接的人道主义关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影响或妨碍他们有权继续留在他们在战事爆发前就占有的居住地上。这一点我要说得清清楚楚。

21. 基于这一谅解，让我们开始着手寻求近东的公正、和解和持久的和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确认这个痛苦的人类问题，为了确认有必要所有的国家都一起来为这个危急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全体一致地参加支持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代表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是非常恰当的。

22. **塞杜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在支持向有关政府建议应严格尊重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

瓦公约²中所宣布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一提案时，深深感到这是在履行一种义务，这种义务是符合法国一贯不变的传统，而且当文明世界所公认的道义责任被确立为法律准则时，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所起过的作用又加强了这一义务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声称，我们对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国所提出的倡议深表满意。

23. 这三个国家的代表在把决议草案 S/7968/Rev. 2 提交安理会考虑时，已经把把我们之中谁也不能无动于衷的关注事项用客观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特别是他们还正确地坚持，必须尽量按照战争爆发前所存在的相同情况，来确保困在军事交叉射击区里的人民的安全。现在刻不容缓的事是要尽一切努力——我再重复一遍，尽一切努力——来使逃出战火的人民能尽快地重返他们的家园、乡村和城镇。

24.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有关政府是无法推卸它们对战俘所应负的责任的。我们希望，交换第一批战俘所遵循的准则，应多出于宽厚精神的感召，而非单纯的对等交换。

25. 我国代表团特别注意突尼斯和约旦代表就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居民的命运（包括住在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一事于六月十二日所发出的信件〔S/7974及S/7975〕，以及两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所作的声明。如果报道属实，如果驱逐居民的事已经确定下来，并且作好了安排的话，那么，安理会就将面对一种特别严重的局势。在过去，难民问题已经给中东的和平和稳定罩上一层乌云，以色列政府必须尽力采取一切有效手段，不使问题恶化，不使问题演变到足以扑灭任何公正解决的希望的地步。

26. 鉴于上述各点，我国代表团赞成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对发生军事行动地区的难民情况立即进行调查。安理会还要通过采取这一措施向有关政府明确表示，它们不得漠视对因战事而进入其管辖范围的人们所应负的责任。这一措施将进一步强化秘书长六月十三日向以色列常驻代表所发出的

呼吁（呼吁全文见秘书长六月十三日的补充报告）。此外，这一措施也将是执行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代表所提出而为本代表团所坚决支持的决议草案条款的第一步。

27. 同样，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考虑联合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授予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以调查难民命运的使命。我们认为，这些难民、事实上是所有的难民，所构成的骇人听闻的问题，应当看作是一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不容争辩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这并不影响我们终将一致同意的长期解决办法。

28. 最后我想说，有关政府在履行它们的人道主义职责时，不但是在减轻那些我们为之深表同情的人民的痛苦，也是在为它们自己的共同利益和未来而努力，没有这一点，它们之间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29. **主席：**在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安理会议席由于邀请了四位代表，已经是座无虚席了。叙利亚代表非常友善地表示，愿在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时，暂时让出他的安理会议席；我对叙利亚代表这种姿态深表赞赏。现在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现在来发言不是要对我前二次发言的批评行使答辩权。我说的话全都记录在卷。我想我已经讲得够多了，我不想在这次安理会上占用更多的时间，因为安理会一直是忙于讨论各种决议草案，这些草案本来在此之前早就该交付表决。我原可毫不费力地要求发言来答复基德朗先生及其他人，可是我避免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我无可答辩，而是因为我已经说过的理由。不过，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人给我本人写了一封信。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看成是私人的事。如果那封信不是用联合国的信笺来写，而是一封私人的信的话，我会乐意地把它收下来。但是那封信是用打字机打在联合国信笺上的，而且正是由我的朋友拉尔夫·本奇签名的，在他的名字下面还有“副秘书长”的字样。

²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内瓦保护战争受害者公约。

31. 我认识本奇先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亲切友好的。但是当我读那封信时,我相信也许是在一种神经紧张、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写的。因为我深知本奇先生是一位辛勤工作的人,同时我们大家又都是心情十分紧张。

32. 于是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幸亏他不在——因为,我不瞒你们说,我读过那封信之后,我是大吃一惊。我打电话给秘书长,他也不在办公室。我想查问秘书长是否知道那封信,或者是否同此事有任何牵连。其次,我想从本奇先生那边了解他是否也象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心情紧张,他是否在一种忿怒或不愉快的心情下写那封信。第三,我想了解他是否有道理写那封信。我要求秘书长的秘书给我一个口头答复,然后我向秘书长核实他是否知道这封信。他劝告我找我的朋友本奇先生谈谈,这个劝告很对。于是我去看本奇先生,但是在我还来不及把上面要说的话再讲一遍之前,他就说:“你侵犯了我在安理会里的个人生活,我不能容忍你或者其他入这样做。”我说:“我猜想你一定是在紧张心情下写那封信,你没有权力用这种态度给我写信,因为用这种态度给我写信,那你就是对每一个会员国这样写信了,不只是对安理会的理事国,而且是对联合国的会员国。”他说——我是在讲大意——不管你喜欢与否,我坚持我所写的。这就是我之所以来到这个议席上来的原因。我是勉强来到这个议席的。我想向他核实他是否在一种紧张心情下写这封信,或者他是否错误地认为他可以逃避他所做的事的责任。这儿不是法庭,可是争执已经开始了,好象我们还争得不够似的。

33. 也许你们想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就象凯撒的遗嘱一样。信就在这里,第一,信是用打字机打在联合国的信笺上的,一个朋友原本可以以私人身分写信给我,或者以私人身分同我交谈,何况还是一个相处了二十年的朋友。这就是我要向他查问他是否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原因。他说:“我坚持我的尊严。”似乎只有他有尊严,而别人就没有尊严了。他也许是看到阿拉伯人遭受挫折才下意识地这样说,就象我们阿拉伯语里所说的那样“墙矮人人爬”。但是谁也不许爬我们的墙。我是一个公仆,做公仆是光荣的,我的好友本奇先生也应当把做国际公仆看做一

种光荣。公仆们应当彼此友好,不该写这样的信。他原该问我:“你是本着什么精神来发言的?”我只是渴望秘书长会倾听我要说的每一个字,因为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也许是好几个月没有同他私下会面了。现在我不怨恨、不讽刺,也不批评、不傲慢,从逐字记录中引一段我说过的话:

“本奇先生,请不要分散秘书长的注意力,我正在发言。我亲爱的本奇先生,我要他把我的话都听进去。他是我的秘书长。我没有机会和他谈话。越南的事使他那么忙,现在又忙于巴勒斯坦的事。”——换句话说,我不想打扰他,我希望他听到我要说的话——“应该让他知道一下我们所受的苦难。”〔第一三五八次会议,第150段。〕

34. 对此,他显然表示异议。他接到许多朋友打来的电话:“你怎么让那个叫巴鲁迪的对你如此放肆?”他听信了这些电话。我从一九四七年起也接到许多电话。这些电话告诉我,这个本奇是阿拉伯人最大的贩卖者。我并未将这些电话的内容宣扬出去。“在伯纳多特死后,他负责安排了巴勒斯坦问题”:我从未将这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本来是可以澄清这一点的。要是人家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那未免太可怜了。今天,我接到了大约七十五封信,其中大约有七十封是对我的发言加以颂扬的。有五封则对我什么话都骂尽了;他们使用的就是这样的语言。我拿了一封信给我一位好朋友戈德堡先生看,他说他接到过许多这样的信。这是我在第五委员会谈到关于将联合国总部由纽约迁出或者分散出去之后的事。他说他每天都收到这样的信,至少是经常收到。巴鲁迪是代表沙特阿拉伯的,倘若有那一位张三李四可能因此对他心怀不满,而本奇先生又偏要去听这位张三李四的话并利用后者这种情绪,那么得了诺贝尔奖金的大名鼎鼎的本奇先生是不应该这么糊涂的。我下意识地、不知不觉地这样想,他满以为我们阿拉伯人已经被打倒了,他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了。

35. 那封信到底说些什么?它的内容如下:

“我们这些年来关系是以友好而开诚相见为其特点的。这封信就是恰当的例子。

“我知道你昨天下午(六月十三日)在安全

理事会上的发言中曾指名道姓地告诫我不要在你发言的时候去分散秘书长的注意力。”——要是他能和秘书长核实一下我说话的精神，那就好了——“这就是当我和他在会上商讨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暗示说他当时不是在讨论重要问题——“我当时并未听到你说的话；没听到也好。到底你是有意责备我”——我责备本奇先生？我为什么要责备我的朋友？——“象有些听者所解释的那样，或者只是耍弄你惯用的辩论手法，我可不知道。但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我都拒绝接受。秘书长的工作在安理会开长会期间必须进行下去，而我同许多同事一样经常在会上和他商量事情。”

前面这些，还没什么。可是且慢，下面就是高潮：

“我向你保证，有时我有事情要办，要和秘书长一起研究问题，这比听取发言，那怕是巴鲁迪大使所作的发言，还更为重要。”

有些人在发笑，我很高兴。他说那怕是我的发言。但是我们是代表主权国家坐在这里的。我们的发言算什么？一切都在幕后安排好了；我们的发言只是给旁听席里的人听听而已，幕后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了。他说：

“我向你保证，有时我有事情要办，要和秘书长一起研究问题，这比听取发言……还更为重要。”

什么发言？是个人的发言？还是主权国家代表的，那怕是巴鲁迪大使所作的发言？

36. 就是在我谈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时候，我也不曾这样愤恨。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本奇先生的地方？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痛痛快快地接受他的话。但作为主权国家代表，我真想对他说些刻薄话。可是他身体有病，我现在不打算说。他毕竟是人，而我们都会犯错误。在这点上，我给他机会和我取得谅解。可是他说“不”。我说“去你的，我将要求发言，而我不是说着玩的”。现在这种事决不能重演。如果这件事任其过去而不加制止，它就可能重演。秘书处的每一成员都是人，都必须保持尊严。但是假如那是作为尊严的问题，是个人尊严的问题，他就别用联合国的信笺。那就请他用印上拉尔夫·本奇字样的专用信笺写信给

我，我将高高兴兴对待，或者还会乐意接受。作为公函，我拒绝接受，虽然它已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37. 当人们遭到了挫折，其他人就对他们放肆无礼，这不过是人之常情。我们并没有倒。我们还站稳脚跟。即使在我们遭受挫折的这种处境下，他本也应当晓得，由于我们遭到挫折，他不该写这样一封信，就算我可能有错，就假定我有错。他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人？

38. **主席：**真抱歉，我不得不打断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但我确实认为现在他既已把自己的观点向安理会阐明，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我认为我已经很宽大了。这事说不上和我们的议题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已经听取了他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针对个人，如责问本奇先生“他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此告一段落，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

3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你可以让我结束我的发言吗？

40.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可以发言。

41.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你即使不提这个意见，我也马上要把话结束的，因为我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但是，这是高潮：他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人？我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人？我们都是人。主席先生，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你是来自北欧国家，那里的人是冷静的，我想你是有足够的耐心的。我们都是人，都是四海之内的兄弟，如果你认为这个事件和我们的工作无关，我却认为它是来自安全理事会。它是来自哪里？阿拉伯？丹麦？或是美国？它是来自这个大厅。

42. 无论如何，主席先生，我必须感谢你的宽宏大量，因为你连对我发言的权利也不曾表示异议。当我对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存心要恭维你什么。

43. 在我将这个发言——由于它的内容我表示遗憾——结束之前，我感谢上帝，秘书长并未参与此事。要是我的朋友本奇先生有和他那怕商量一下，或者如果本奇先生是用了私人信笺给我写信，我是不会作这个发言的。

44.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们刚刚听了沙特阿拉伯代表出于异乎寻常的原因向安理会作了发言。在我们工作中, 这种情况是不常发生的; 但是如果发生, 我们就不能漠不关心。我们感到不得不对此类事情的发生陈述我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考虑的不仅是事情的道德方面。这不仅是一种违背国际文职人员跟联合国主权成员国家代表之间关系的起码礼节的行为。问题还不只此。因此, 我们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 即我们认为这个事件也是对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的一种挑战。

45. 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在座的人的内心感觉, 不管他们是以什么身分来到这里。我们此刻考虑的是某些人的正式身分, 由于他们所担负的职务, 理当表现机智和善于律己。我们对个别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感兴趣。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是太重大了, 因此要求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有个责任感。

46. 秘书处的一个成员竟随意对我们组织的一个成员国代表进行侮辱性攻击, 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们要说, 奇怪的是, 有些名字总在一定的情况下, 在一些突然发生的转折或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戏剧性场合中冒了出来。这个名字现在是正当安全理事会讨论近东局势的时候冒出来的; 但是我们不禁要想到过去, 想到过去一切有关的记录, 而过去恰恰是这同一个名字跟臭名昭著的“刚果俱乐部”讨厌地联系在一起。

47. 难道我们还需要指出, 所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高级职员, 必须严格遵守大公无私和客观的原则? 耐心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职员必不可少的品质。

48. 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致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信的内容是同指导联合国秘书处职员的正式活动的行为准则不相容的, 而我们必须直率地这样说, 不管是牵涉到什么人。

49. **主席**: 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50. **秘书长**: 主席先生, 我本来不想参加这一场辩论, 但是会议进程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如果我完全保持沉默, 依我看来, 有可能被解释为赞同所作的控诉, 因此我不得不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

51. 昨晚安全理事会在开会的时候, 本奇先生象通常那样从我背后他的座位上向我口头汇报有关接到从布尔将军打来的一封非常重要的电报一事。接到该电报的时候, 沙特阿拉伯代表正在发言。我转过身去听本奇先生的话约莫只有一分钟。当我在听本奇先生的汇报时, 巴鲁迪大使继续他的发言。对他的发言, 不消说, 我一直聚精会神地在听。

52. 今天上午当我读逐字记录时, 我发现巴鲁迪大使讲话的这个摘要:

“本奇先生, 不要分散秘书长的注意力。我正在发言。我亲爱的本奇先生, 我要他把我每句话都听进去。他是我的秘书长。我没有机会和他谈话。越南的事使他那么忙, 现在又忙于巴勒斯坦的事。应该让他知道一下我们所受的苦难。”
〔第一三五八次会议, 第150段。〕

当然, 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份摘要。我熟识巴鲁迪大使已经多年了。我们有过很好的关系。但刚才在我下来参加今天下午会议的路, 巴鲁迪大使前来见我, 并问我有没有看过本奇先生的来信。我告诉他我没有看过。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53. 因此我对巴鲁迪大使的发言始终听得津津有味。我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费德林大使既然对本奇先生严加非难, 我想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54. 此时此地, 我应该说, 我对本奇先生有完全的信任。此时此地, 我应该说, 据我所知, 本奇先生始终是一个杰出的国际公务人员; 据我所知, 他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国际公务人员。

55. 因此, 请把我的话记录下来, 我要说, 主席先生, 对于有关不忠于本组织或是违犯国际公务人员信条的任何责难, 我都不能同意。

56.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 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曾提出关于难民由于他们的国家刚刚遭到侵略现在正在离开家园的问题的决议草案〔S/7968/Rev.3〕。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现在为止始终不愿就这个草案发表意见。

57. 我们曾一直认为这个决议草案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希望苏联所提出的谴责侵略、要求立即撤出军

队的决议草案〔S/7951/Rev.2〕会被本安理会所接受，并且安理会将会采取措施保证决议为侵略者所履行。有人可能会说：“但是，先生，作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你是住在梦乡。你完全明白安理会某些国家的立场，你知道他们决不让侵略者受到谴责，如果该侵略者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也许他们说得对。但尽管如此，这以前我们还是一直希望在本安理会上将会有一种国际道德占上风——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成为安理会的通例——而那些鼓励侵略的国家不敢在这个时候阻挠侵略者的撤出，这样难民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58. 当然，这个希望没有全面考虑到那些纵容侵略、为侵略行为开绿灯、并在设法给侵略者犒赏的人。

59. 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局面：此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决议草案对推动阿拉伯人民争取摆脱一些人企图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的解放事业，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因为决议草案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虽然合乎人道，而在本阶段仅属次要的问题。

60. 然而，鉴于决议草案所根据的人道主义的考虑，鉴于侵略国的抗拒以及安理会中某些国家继续给侵略国以支持有可能使这一次人类灾难再延长下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不反对眼前的决议草案，并将投票赞成，以便减轻这种侵略所造成的痛苦。

61. **主席**：我名单中下一个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他要求行使答辩权。我希望叙利亚代表也会同意我们象前一次那样的安排。

应主席的邀请，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62. **主席**：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以前，我愿意吁请安理会全体成员和参加讨论的全体代表在谈到与现在讨论的项目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时要尽量简短。

63. 请沙特阿拉伯代表行使答辩权。

6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将遵照您的要求，注意做到很简短。

65. 我愿意向我的好朋友——秘书长谈几句话。在我的声明中我曾说过，我相信我的好朋友本奇先生是由于一时的气愤或神经紧张，才写了他所写的东西；我们大家的精神都很紧张。他对秘书长个人及整个组织的忠诚，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秘书长毕竟是这个组织的象征。

66. 然而，我不大同意秘书长所说的话；他似乎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是在怀疑本奇先生作为一个国际公仆的忠诚。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并且，如果他愿意，我还希望一直把他看成是朋友。然而，我必须说，我希望这样的事件将来不再发生，也希望秘书长注意不再让这种事件发生在联合国的信笺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我的声明应该不致辱没本奇先生的工作和品格，因为我希望他仍旧把我看成是朋友。

67.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讲话，我们没有多少好补充；但我愿意就吴丹秘书长的声明讲几句。

68. 这次安理会出现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一个国际组织的职员——这里指拉尔夫·本奇先生——责难了，或者说，也可以说，侮辱了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这里指巴鲁迪大使，并且有一封信作为物证，信上有写信人即拉尔夫·本奇的签字。这封信就写在我们国际组织的官方信笺上。

69.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这不是私人关系或人身攻击的问题。这些情况削弱了我们组织的官方地位。诚然，我们组织的秘书长的确是自己部属最有资格的鉴定者，对自己的任何一个助手的工作，他都有资格作出评价。但我们并不是在处理一般的鉴定的问题，而是考虑一个我们大家都深感遗憾的具体问题。

70. 另一方面，我们都懂得，如果有人向你扔石头，你不应该责怪石头，石头没有责任。但是有人已向我们的当中的一员，向联合国的一员扔石头，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石头是谁扔的？

71. **巴法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本来完全无意介入这么一场无聊又扫兴的舌战。但我认为，照我的理解，从沙特阿拉伯代表刚才所发的议论看来，他

感到自己牢骚已经发够了，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也听过我们的秘书长的发言，我认为他非常感人又雄辩地为本奇先生的行为辩护。但是我们却两次听到苏联代表在这么一场讨论中的发言。

72. 如果我没有记错一星期来的阴暗的日程表的话，我相信，就在昨天，费德林大使还责难戈德堡大使干预了他认为是他自己和您，主席先生之间的对话。我想，人们必然要停下来想想，为什么苏联代表就觉得有必要干预这显然是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和安理会主席及秘书处之间的对话。如果我们重温费德林大使在谈到如刚果一类的联合国行动时的首次发言，就可能找到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

73. 就我看来，如果本组织的成员，特别是安理会的成员为了达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堕落到如我们刚才目睹的那样进行人身攻击，特别是当他们牵涉到有着象本奇副秘书长这样杰出的人格、名誉和资历的人时，本组织及其所属公务人员就会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

74.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代表巴法姆先生的发言，我本人原不想在这次讨论会上发言，虽然讨论的问题对我们安理会是十分重要的。我撇开副秘书长本奇先生个人的品格不谈——他当然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同样，我也不想详细谈论我们组织的秘书长在此发表的对本奇先生的才干的评价。既然秘书长说他有才干，我就确信他必定有才干，这里我关心的不是他的品格或过错——如果他有什么过错的话——也不是人家认为他所具备的资格。重要的是我们组织中发生的事情。我不相信我们应当鼓励类似事件继续发生，这类事件毕竟不是无关紧要的。

75. 秘书处肯定要能指望我们的合作，反过来，我们也要能指望他们的合作。我们应当尊重他们；而他们在对一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时也不能够——我认为，也没有权利——滥用我们组织的权威。就个人而言，他们尽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就个人而言，他们甚至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擅用我们组织的权威却和宪章不相符。按人之常情，我无权对本奇先生说：“你不该这样看待巴鲁迪大使或随便哪一位别的

大使。”他有权要怎么看待就怎么看待，而且还可能有点道理，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无权——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利用我们组织的名义和权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76.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我还要重申，我不希望今后再出现这样的局面。

77.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再说几句作为答复。我们刚听了我们的美国同事的声明，他的罗罗嗦嗦的发言是相当特别的。显然他的神经系统再也受不了这种紧张，并急于先给拉尔夫·本奇先生发褒扬状；其实拉尔夫·本奇先生并不需要他的褒扬状。但是，既然听了美国代表的发言，我们就只能说：“当然了，这里并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嘛。”不过，请让我卑逊地告诉我的美国同事，主席塔博尔大使和苏联代表之间的对话涉及这么一个事实：在某个问题上未免草率从事。我们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们已准备让步，以免再次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我们的主要任务上扯开；但主席很老练。在他自己发现某件事情被忽略时，立即采取措施扭转局面；对此我们给予应有的评价。但主席还是觉得有必要两次就自己的疏忽表示歉意；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美国同事戈德堡大使决定干预了。请问尊贵的同事，这样做对吗？这是笨拙的，完全不适宜的。

78. 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沙特阿拉伯代表关于那封信的声明，信的内容他已经读过了。如果你仔细听了这封信并注意到巴鲁迪先生是如何读信的，就必然会明了，信的内容不只是对一个发言人的傲慢。这封信向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提出了挑战。

79.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高声为在此发言的代表辩护不名正言顺吗？难道我们对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先生和沙特阿拉伯代表之间发生的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名正言顺吗？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认为谈论这件事是自己道义上的职责。

80. **主席**：现在我希望结束我们议程中这一次要项目的辩论，并愿意宣读刚刚收到的一封本奇先生的来信来结束这次辩论：

“主席先生：

“很遗憾，我写的一封信竟转移了安理会的注意力，使它无法考虑那些无比重大的问题。正象巴鲁迪大使所说的，我们一直都是朋友，我还高兴地听他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认为个人的尊严当众受到损害；而个人尊严对我是很宝贵的。巴鲁迪大使也已经清楚表示，这不是他的本意。

“请让我重申，我仅表示个人的歉意，因为我竟干扰了安理会对眼前这个极端迫切的问题的注意，这个问题对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民又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拉尔夫·本奇(签字)”

81. 关于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人再要求发言。眼下我们还有几个决议草案。根据我们议程暂行条例第三十二条，决议草案将按其提交的先后顺序交付表决。

82. 美国代表早些时候通知安理会，美国不急于今天就表决它在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国决议草案之前提交的两项决议草案〔S/7916/Rev.1, S/7971〕。此外，加拿大代表也通知安理会，他不急于今天就表决他的决议草案〔S/7941〕。最后，苏联代表的决议草案〔S/7951/Rev.2〕已经处理了。因此，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相信，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表决按照马里代表的建议修正过的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国决议草案〔S/7968/Rev.3〕。

表决采用举手通过的方式。

决议草案一致通过。⁸

83.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84. **法拉先生(约旦)：**首先，让我向我们的秘书长吴丹，联合国组织的伟大象征，表示敬意，也向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先生表示敬意。我们非常赞赏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建设性的工作和有益的努力。

85. 我们感谢阿根廷、巴西和埃塞俄比亚三个提

案国的建设性的倡议。他们作出真诚和有益的努力，提出一份关于保护留在非法占领区的居民和被驱逐出该占领区的居民的权利和决议草案。这份决议已经一致通过了，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意志。这份决议要求使被驱逐的人们重返家园，并要求以色列保证留在非法占领区的居民和被驱逐出该占领区的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

86. 我愿意向关心这一合乎人道的问题并支持这个决议草案的安理会全体理事国表示敬意。我们感谢马里代表提出有关执行该决议的修正案。它是个很有用的修正案。

87. 我国代表团感激地记下印度代表和印度代表团所起的极其富有建设性的、有益的作用，他们非但对刚才所通过的决议是这样，而且在审议这个悲惨的问题的各个阶段中也是这样。印度在安理会对于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是受到印度的伟大传统的引导和感召，受到甘地和尼赫鲁精神的引导和感召，而甘地夫人现在遵循的正是这种精神。

88.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政府指示我声明：所有被驱逐的人们毫无例外地亟望能住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愿意住在帐篷里，洞穴里，棚屋里，饱受饥饿的折磨。我们有义务立即真心诚意地执行这一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反映了安理会的意志、需要和要求。

89. 对上述决议谈出看法以后，我愿意对安理会在今天上午对于苏联提交的决议草案〔S/7951/Rev.2〕所采取的立场提出一些意见。该决议草案的表决是很不幸的。表决的结果没有达成一个制止以色列的侵略和消除其后果的决定。

90. 尚待安理会解决的是美国的决议草案〔S/7952/Rev.3〕。正如我昨天发言中所说的，这个决议草案没有反映现实情况，也没有谴责侵略或侵略者；也没有呼吁以色列武装力量立即无条件地从非法占领区撤出来。就我们所见，美国的决议草案迁就入侵者和占领者。它使以色列能够通过武力来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它等于鼓励侵略者。更有甚者，它反映了美国的新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这一新的态度同美国对于一九五六年侵略西奈的事件所采取的立场是相反的。

⁸参看决议案二三七(一九六七)。

91.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改变它的态度和立场呢？人们不禁要问：是由于美国现在比在一九五六年更多地卷入这个问题吗？允许以色列利用凭借武力取得的利益作为讨价还价的根据，这是否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所认可，是否符合这些原则？戈德堡先生今晚没有参加会议，他是个法律学家，应该能够澄清这个问题。美国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有权利知道其所以然。我很抱歉地说，今天美国的态度同它对于以色列在一九五六年进行类似的侵略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在那个时候，美国常驻代表卡伯特·洛奇先生关于那次侵略是这样说的：

“……我们”——指美国政府——“认为任何会员国通过使用武力来寻找政治上的利益，”——洛奇先生继续说——“或是利用凭借武力取得的利益作为讨价还价的根据，这都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都是不符合联合国会员国应尽的义务的。”⁴

92. 这是美国在一九五六年的态度。我们很愿意看到同一个美国也反对一九六七年的侵略。政策是有其连贯性的，对于一个大国，一个大的成员国，一个大的强国，一个负有更大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来说，更应当如此。我引用戈德堡法官的话：“越是大的强国，所负的责任就越大。”一个大的强国，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政策上应当有连贯性，尤其是对于同一侵略的政策，这一侵略发生在同一地区，针对同一个民族，所不同的，只是时间上不同而已。

93. 当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把美国政府对于一九五六年事件的态度同当前美国对于一九六七年事件的态度相比较，他们难道不会感到奇怪吗？根据美国的决议草案，一方面要求当事各方迅速进行讨论，以求作出包括许多问题的安排，进而导致在中东确立稳定、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又听任侵略者和侵略的继续进行，这难道不是独一无二的吗？

94. 让我重申约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反映了阿拉伯本土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反映了每个阿拉伯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反映了每个阿拉伯

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们在本安理会接受停火的那一天就这样说：任何压力，任何威胁，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要生存和自由并为此而尽力的决心。任何威胁都无法使我们同意同侵略者进行谈判。

95. 先生们，你们无法通过武力和威胁来谋求和平。就是拿枪口对着我们，你们也无法使我们同侵略者坐下来谈。以色列的赞助人和保护人应该懂得，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打下和平的基础。无视这一点，他们将会鼓励以色列人利用侵略来从中取利，鼓励以色列人试图获得其侵略的果实。这将会助长侵略。

96. 最后，今天上午，秘书长的报告〔S/7930/Add.7〕涉及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虽然真正地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移动，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指的是该报告的第1段第(VI),(c)分段，原文如下：“以色列部队沿着库奈特腊通向大马士革的公路向东移动大约两公里。”

97. 这是扩张两公里。如果考察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你们将会发现扩张是按一公里或两公里，按一个村庄或两个村庄，按一片土地或两片土地，按一个地区或两个地区，这样逐步蚕食的。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经过。

98. 如果到阿拉伯本土走一趟，你们将会发现那只不过是联合王国贝尔福勋爵的一项诺言而已。然后就成立一个国家；然后就出现了分治；然后增加一些地区；又是增加一些地区，有时增加一公里，有时更多一些。安全理事会理应谴责这次侵占两公里的违反停火决定的行为。这不是一公里或两公里的问题；这是整个扩张政策的实质所在。这件事是不容忽视的。两公里对我们来说并非小事，因为我们懂得以色列的侵略扩张的计划。

99.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00. 为了程序问题，我请苏联代表先发言。

101.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本来不想发言的。我现在发言是为着要指出，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表了太多次讲话，而我们已经表明这些讲话的价值是什么。以色列代表在这里试

⁴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全体会议，第二卷，第六六六次会议，第25段。

图欺骗安理会，结果被揭露了。秘书长吴丹报告中所提供的客观证据证实了这一点。

102. 我们看到有些新人物露面了。以前的代表退到幕后，新人物登台了，然而所讲的话还是一个样，同样的谎言继续下去。

103. 但是，究竟有没有必要使安理会的各理事国不胜其烦呢？这样翻来复去的老话，我们还要听多久呢？

104. **主席：**根据议事规则和惯例，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05. **基德朗先生(以色列)：**关于本安理会刚通过的联合决议草案的实质问题，今天上午我已经讲了话，现在的确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我只是要重复说，尽管停火至今不久，我国政府当局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恢复正常的平民生活，并减轻难民的痛苦。

106. 那里有可能，就在那里把地方政府重新建立起来，把市政和其他公共事业都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进行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的文本我今天上午已向安理会报告。我曾向安理会报告：我们请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团加速办理交换战俘的事。我们对于我们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叙利亚俘虏的人员所受到的待遇感到焦虑。

107. 我们的政策是，这次冲突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应予以消除，而我国政府正在尽力执行这一政策，力求做到公平和合乎人道。我们做了些什么，全世界都看得到。我们不隐瞒什么，也不可能隐瞒什么。世界各报刊的代表访问了发生战争的一切地区，各国驻以色列的外交代表也被邀请这样做。他们可以自由地察看，喜欢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报章上所刊载的报道丝毫没有证明在本安理会所传播的有关暴行的传闻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有关人道的问题，我国政府对此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正在真心诚意地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108.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09.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谢谢你请我发言。

我要同约旦代表在一起感谢本安理会一致通过的那份决议草案[S/7968/Rev.3]的起草人。我们相信这是非常及时的决议，也是非常必要的决议。可惜的是，特拉维夫当局的代表在他刚才发表的意见中，再一次试图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这也许可以说是主旋律的变奏。但是谈到主旋律的变奏，这词语是同音乐有关的。巴赫或汉德尔创作过主旋律的变奏，或类似的乐曲。但是，如果主旋律的变奏尽是些歪曲和谎言，那么，只能说它很难听，听了使人心烦，除此以外，就无法把它和音乐加以比拟。上述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这样写道：

“1. 促请以色列政府保证发生军事行动的各地区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并为那些自战斗开始以来逃亡的人们的返回提供便利。”

110. 毫无疑问，该决议草案的起草人有确实的证据，认为这个呼吁应向以色列一方发出。此外，在今天发表的秘书长昨天（六月十三日）的照会中，附有秘书长致以色列代表函的原文。信中说：

“秘书长……希望提及最近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军队所占领的地区的阿拉伯平民的情况。

“秘书长深信以色列政府不难认识到联合国对目前留在以色列军事占领区的平民的福利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出于明显的人道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联合国早已同巴勒斯坦难民发生关系，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表现。”[S/7930/Add.6, 第5段。]

111. 关于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感谢马里代表，因为他提出了一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现已并入决议草案中，作为执行部分第3段。这条修正案说：

“请秘书长密切注意这个决议草案的有效执行，并就此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毫无疑问，这条修正案是十分必要的。

112. 你们大家都已听到，特拉维夫当局的代表说，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都可以毫无阻碍地到以色列去，把真相公诸于世。我相信安理会各代表都在六月九日早上看到了一幅从以色列发出的照片，这幅照片后来刊登在许多报纸上，最近还用彩色刊登在生活杂

志上。我说的这幅照片，照着几名被以色列俘虏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军人，剥去了军装，被强迫脸朝下地趴在地上，双手反剪在背后，并且有几名以色列士兵高高地站在他们身边。这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胜利者和战败者”。如果有人需要证据来证明犹太复国主义等于纳粹主义，他只消看看这幅照片就够了。

113. 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指出，应当对这场悲剧负责的是以色列一方。我们一直坚持，是以色列发动了这次侵略战争。特拉维夫当局的代表在他们的主旋律的变奏中，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但是现在我手边有一条路透社六月十四日从梵蒂冈发出的新闻，这条新闻说：

“梵蒂冈的星期日观察家周刊说，上星期的战事是以色列发动的，该国最近所发表的宣言很可能使和平更难实现。梵蒂冈的著名新闻记者费德里科·阿列桑德里尼在一篇社论里说：‘事实上，以色列在发动这场战争时，一定事先有充分把握，它可以不冒风险而速战速决，而不致冒什么风险’。

“但是，他写道，通往和平的道路是漫长而困难的。他又说，战胜国的几篇宣言，很可能使和平更加艰巨。他又听到有人说，在以色列的领土上连一个阿拉伯难民都容不下，因为经济条件不许可。听了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要说，我们感到十分焦虑不安。”

114. 这家梵蒂冈的周刊是代表教皇说话的。我要在这里说，教皇不仅对天主教是神圣的，对我们也同样是神圣的。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他对约旦的访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事件。约旦的全体居民，他们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徒，小部分是基督教徒，都出来欢迎教皇，特别是当他走到约旦河边，掬起河水，向四方洒圣水的时候。我认为在这条新闻里，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正如那家梵蒂冈的周刊所说的，发动这次战争的是以色列一方。

115.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认为有责任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因为他们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他们的决议草案[S/7951/Rev.2]。这份决议草案，我前次已经说过，是符合当前的局势

的，是与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大不相同的。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其用意只是为了替侵略者和军事入侵打掩护。我也要感谢那些分别表决赞成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段和第2段的理事国。

116.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认为，既然安全理事会无法根据联合国宪章作出必要的决定，在目前阶段，安全理事会事实上已经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刚才有人提到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但是，我们已经多次说过，这个决议草案是不会被安理会所接受的。我们愿意再一次预先通知各理事国，免得安理会里存在着任何误解。苏联将对美国的决议草案行使它在安理会里的权利。

117. 当然，倘若美国代表团仍然对它的几个决议草案抱着什么幻想，就它们进行磋商，那是它自己的事。它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进行磋商，与我们无关。等待着美国的决议草案的只有一种命运：它将作为一个可耻的文件，作为与以色列的侵略互相串通的证据，留在联合国的积满尘埃的档案里。

118. 巴法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结束我们的工作以前，我想请苏联代表注意今天早些时候戈德堡大使的那次发言。在发言中，他谈到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时，指出我们对于该草案的案文是非常虚心的。如果有什么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我们将乐于考虑。因此，既然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无意坚持把我们的案文以其目前形式交付表决，我们实难预见美国的案文最后究竟将以何种形式交付表决，也许苏联代表团比我们更能预见到这一点。

119. 我们确实打算就我们的决议草案进行磋商。我现在还不十分清楚，苏联代表的发言是否意味着，他的代表团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否定的，不管通过磋商提出或作出什么修改。

120.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的美国同事很想知道我们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声明是根据哪些理由。这些理由并不是以幻想或想象作为根据的，而是以事实作为根据的。我们的态度是根据一些足以说明美国代表团的立场的最近事实。当安理会表决苏联的建议时，美国的立场就明朗化了。它是一种消极的立场。

121. 因此，事情十分清楚，在我们双方立场之间，没有取得谅解的基础。不管美国的草案进行什么修正或订正，不管美国代表团作出什么声明，如何长于辞令，通通无济于事。

122.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我只想说，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之间应就进一步采取建设性的措施以及遵守停火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因为这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担当的责任。我们觉得，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都愿意继续进行这种磋商。

123.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安理会各理事国不会没有察觉到，当我们设法确定以色列的侵略这一事实时，某些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似乎有点感到困惑不解的样子，说他们没有得到情报足以证实发生了侵略。可是，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辩论的最后阶段时，他们又积极地从事于程序性的讨论，讨论如何做那，如何让安理会的工作继续下去，以便阻止联合国其他机构作出决定。这一类的决定虽然可能没有安全理事会的决定那样有力，至少也可以有助于作出政治上的贡献，解决以色列侵略的问题。

124. 我们已经对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看到，该决议草案业已经过三次订正。但是，尽管历次订正都给它加上了一大堆装饰，尽管在安理会理事国中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我们并不反对磋商——该决议草案的实质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它实际上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声明。这种政策已由美国代表多次表明过，那就是：不许立即无条件地撤退以色列军队，而要竭力设法改变以前的状态，以鼓励这次侵略并使中东不能回到从前的局面。

125. 你们都记得，美国代表过去经常引用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该报告说，应该有一段喘息的时间，并且说，我们应该回到从前的局面，使我们得以讨论某些问题。现在，美国代表不再想到那个可以解决中东问题的喘息的时间了；他正力图按照某些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使侵略得到好处。

126. 苏联代表已经说过，他不能接受低于立即撤退侵略者的军队的办法。各阿拉伯国家也是这样说

的，全世界的人也认为应该如此。我不相信安全理事会总的来说会同意接受低于这个限度的安排。

127. 那么，美国代表团以及其他想继续这种程序性的辩论的一些代表团，他们所要得到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何在？他们只不过设法延长这种辩论，以阻止人们在联合国采取其他程序而已。

128. 我们相信，我们从现在起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即认定美国的决议草案的实质内容是无法接受的，无论它是否进一步进行修正。因为我们不能同意容忍侵略而对侵略者不加谴责。

129. 既然情况如上所述，既然美国代表团今天上午已经表明了它的意向，我们相信，安理会的这种讨论，纵使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只会耽误安全理事会采取它目前还不能采取的其他行动。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我们的工作告一段落，在联合国内部寻求一种办法来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谴责侵略并要求立即撤退一切侵略者的军队。

130. **主席**：关于加拿大代表所作的发言，我想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这个事实，即安理会现在有下列几个尚待审议的决议草案：加拿大提出的文件S/7941内的决议草案；美国提出的下列三个决议草案：S/7916/Rev.1, S/7952/Rev.3, S/7971。

131. **巴法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实质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使我们想到，目前摆在本机构面前还有好几个尚待审议的决议草案。我早些时候讲到美国草案，仅仅因为它是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关键性的实质性的建议。我当然也愿意大家对其他尚待审议的决议予以十分认真的考虑。

132. 我想再占用安理会一点时间，回答保加利亚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即我们建议安理会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个严重的局势，其目的何在。保加利亚代表在其发言中，回顾到秘书长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呼吁要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他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被抛在脑后了，被人忘记了。我愿意向他保证，情况并非如此。说实在的，当我重读秘书长报告中的这一段时，我发现秘书长要求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其目的是：“让安

理会得以探讨当前危机的基本原因，寻求解决办法”〔S/7906，第14段〕。这也是我们要求安理会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的唯一目的。

133.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预料你就要宣布休会了。我现在只想讲，我相信，本安理会任何一个理事国，无论什么时候认为有必要，都可以请求召开会议。同时，我们也不应认为，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的态度，意味着我们其余的国家不可以在安理会继续作出努力，为应付当前严重局势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134. **主席**：当然，安理会每一个理事国随时都可以请求召开安理会。

135. 现在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136.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相信我们现在还有一份决议草案，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五月三十一日提出的那项草案〔S/7919〕。目前，我们不想坚持将它交付表决，但我愿意提到，这项决议草案尚待安理会处理。

137.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使我注意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这就是说，安理会目前还有这项决议草案尚待审议。

138. 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发言人了，我打算宣布休会。安理会下一次会议，等我同安理会各理事国磋商后再行决定。

下午八时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